



※ 人间事

## 感谢声定格在合影中

■ 徐如松

丈母娘住在中医院,准备做白内障手术。那天早上,丈人从金都佳苑站乘14路公交车,只十来分钟时间,就到了中医院站。他穿过中山路,走进住院大楼,来到丈母娘所在病房时,猛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不翼而飞了。钱包里有两千多元准备付医药费的现金,还有身份证和银行卡……丈人连忙打电话告诉我妻子丢了钱包的事,自己还急匆匆返回公交站一路寻找了一圈,结果当然是难觅踪影。我们安慰他别急,告诉他我们会马上联系公交公司。现在公交车上都安装了监控,相信应该能找得回来。

妻子联系了公交公司,讲清了乘车时间和坐在后门第一排位置的大致情况。接线员热情服务,急人所急,连忙联系司机师傅。也许是这趟公交车正好在终点站等候,没几分钟,接线员就回复了电话,说司机师傅检查了座位,没有发现钱包的踪影。

丈人回忆说,钱包一定落在公交车上。因为上车时,他从钱包里取出老年卡,刷卡后又放了回去,估计是没放好,钱包就落下了。既然司机师傅没发现,我就提出可不可以看公交车上的监控,会不会被哪个乘客顺手牵羊了?接线员回复说,乘客无权看监控,她建议我们报警,派出所受理后由他们查看监控。

妻子向派出所打电话报警。两名警察专门到中医院,找到我丈人作笔录,告诉他耐心等待处理结果。

※ 欢喜录

## 淘书记

■ 陶红卫

早晨,老王发来消息,约我去建银桥下的榭香书店淘旧书。我回了声好,裹紧大衣便出了门。

书店在月河西侧入口处,门面不大,正好处在月河的转弯处,若不注意,很容易错过。木门上挂着一块木匾,上刻“榭香书店”四字。屋里比外头暗些,柔和的灯光洒在满屋的书架上。

蒋老师和小毛老师已经到了。蒋老师正蹲在门边那摞旧书前,小心翼翼地翻检着。只见他抽出一本,全神贯注地端详扉页。“这本《汪曾祺散文选集》品相不错。”蒋老师抬头看见我,把书递过来,“1991年的版本,你看这装帧。”

汪曾祺是他偏爱的作者,笔下那些平凡琐事里的美与趣味,总是让他读得入神。蒋老师自己也写散文,去年有几篇还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副刊上。一本五元,这个价格在旧书市场算是公道。蒋老师点点头,又从书堆里挑出《季羡林散文》《冰心散文选集》,一并结了账。

小毛老师则站在诗歌类的书架前,捧着一本《戴望舒诗集》,翻到《雨巷》那一页停住了,眉头微蹙。也许,他是想起了自己诗集《中年之后》《宛在水中央》里的某段句子。后来她又淘到一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捧在手里,像接住了童年的某个片段。

我正浏览着,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回头一看,竟是老王和老顾。老王是爱读游记,老顾刚退休,两人是多年的老友。此刻他们并肩站在书架前,都戴着老花镜,镜片滑到鼻尖,眯着眼睛找书。

“老王,你看这本!”老顾踮起脚,从书架最高层抽出一本

遗失了钱包,得及时到银行挂失信用卡、到派出所补办身份证,这类事情就算年轻人遇上了也不是分分钟就能搞定的,何况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了。在病房里,妻子一边帮我丈人办理电话挂失手续,一边继续安慰,相信警察能够帮助找回来。与丈母娘同室的两位老阿姨也劝慰,连声说着“破财保平安”。

两天后,丈母娘出院了,扣除医保,自负的医药费还不到两千元。但因为丢失了钱包,就当自己支付四千元了。

四五天过去了,正当我们觉得肯定没有希望的时候,公交公司接线员打来电话,说我们丈人的钱包找到了,让我们联系城西分公司领取。我们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丈人丈母娘,从电话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高兴。

原来,那天出车的司机师傅虽然寻找后没有找到,但接线员并没有了结这件事,而是将这一情况发到了司机群里。更为巧合的是,我丈人乘坐的这趟车是备用,平时偶尔出车。几天后,轮到另一位司机师傅出车,他知道前几天在这辆车上曾经有人遗失过钱包,所以在出车前他又认真仔细地检查了一遍,终于在座位与车身的夹缝里找到了我丈人的钱包。钱包掉落的位置隐蔽性实在太好,当天的司机师傅没有找到情有可原。

我们带了锦旗和水果,赶到城西公交分公司。队长和司机师傅热情接待了我们。做了登记,我们接过失而复得的钱包,送上锦旗,将声声感谢定格在合影之中。

※ 江南韵

■ 黄国华

嘉兴,因水而生,因水而兴。有一个嘉兴人,一生与水结缘,他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,也是亚洲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工程——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总设计师。他学水、治水,把毕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水利建设事业,他就是水利工程专家,我国现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,中国科学院院士(学部委员)、“一代水工”汪胡桢(1897.7.12—1989.10.13)。

汪胡桢故居又名“湖滨小筑”,坐落在嘉兴市南门,旧称汪家花园。花园始建于1924年,旧时占地四亩九分,濒鸳鸯湖而建,古木参天,环境清幽,2015年故居对外开放。凡参观过故居的人,都称小筑朴素、典雅,幽静中凸显文人般的宁静感觉,仿若先生一生简约、朴素的写照。也有人感叹,从每个角度审视,它都如此耐看、和谐。这种美,源于建筑设计及周边环境的均衡协调,也源于空间与整体的相得益彰。今天,就请随我一同领略汪胡桢故居的建筑美学。

“小筑”,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,以小巧雅致、环境清幽宁静而著称,古时多为文人墨客或隐士所青睐。杜甫、陆游等诗人都曾留下《小筑》诗。其工字形结构,既稳固又实用。

汪胡桢故居的大门回归自然与简约。清水砖砌成的门柱,顶端饰以水泥圆球,既美观又富有寓意,象征着圆满与吉祥。两扇黑色铁门,稳重而古雅。

※ 茶话坊

■ 谭万斌

“开门红呀个好模样……好好运道紧握在你的手上……”小区门口的理发店里,音响欢快地唱着。店堂上方巨大的镜面灯把屋子照得通亮,一排鲜艳醒目的中国结整齐地悬挂着。戴眼镜的店长西装革履,皮鞋擦得锃亮,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,几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身着大红上衣,在店里来回穿梭,上午9点,他们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顾客一进门,那声“欢迎光临”让人心里暖暖的。剪刀、梳子在他们手中上下翻飞。不一会儿,客人的脸上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理发,有人戏称为“头等大事”,意味着从头再来。店里有一位理发师姓王,小名华仔儿,同事们亲切地这样称呼他,久而久之,顾客们都跟着叫,反倒把他的大名给忘了。他今年28岁,个子高挑,面皮白净,但近两年结婚后有些发福。他平时话不多,笑起来有些腼腆,脸上隐约有个小酒窝,像个害羞的大姑娘。

※ 千千情

■ 夏永军

黄昏,妻下班回来,边吃夜饭边说:“这些日子,我办公室一个同事穿衣真是随意,今天里面套了件红色卫衣,外面穿了件羽绒服,听他说,卫衣是他儿子的,前几年买的。儿子在外地上大学,衣服叠放在衣柜里,老早不穿了,他拿出来穿。不光卫衣,运动鞋也是穿儿子的。”

我说:“你那位同事儿子二十好几,比他爸个子高,儿子穿过的衣服,做父亲的肯定穿得上,有好些还是蛮时尚的,做父亲的瞧着可惜,自然拿过来穿了。我不也是这样吗?”

早晨,我看床边放着条冬裤,拿过来就穿。黄昏,妻说:“你今天怎么穿了你儿子的冬裤?”

我说:“尺码都差不多,颜色也差不多,我傻傻分不清。”

妻说:“儿子的裤子明显比你长一点,宽松一点,你穿在身上,难道没发觉吗?”

不光是儿子的裤子我分不清,羽绒服也分不清,都是深黑色,尺码也差不多。妻子只好将儿子的衣裤放在他房间里,以防我乱穿。

早些年,儿子身高还未超过我时,我自然不会错穿他的衣服。自从他上高中,个子渐渐高过了我,高出我半个头后,他的所有衣服、裤子,我穿在身上绰绰有余,还显宽松。他穿的运动鞋在四十五码以上,比我大了不少。

儿子去外地求学了,好几双运动鞋搁在家里鞋柜上,我整日瞅着鞋子蒙尘也可惜,

## 湖滨小筑的建筑美学



作者供图

沿湖的围墙呈弧形,采用大弧度波浪式,不仅视觉效果强烈,更使围墙与湖水相得益彰。凹处便于远眺风光,造型与水波吻合。旧时围墙外侧石灰面还涂有湖蓝色颜料,形成水天一色的效果,不得不说是匠心独运之作。

进入大门,是一条水泥压花地坪甬道,也叫混凝土压花艺术地坪,分彩色和素色。故居采用素色。压花地坪是一种具有较强艺术性的特殊装饰地面,据考证,百年前曾流行于欧美名家花园。故居开放时,便是依照原花样图案重新浇筑的。

月亮门正对大门,起到二门的作用,为中式庭院建筑常用,因圆形如月而得名。这里是根据居室位置而增设的,既作为院落之间的出入通道,又可透过门洞引入另一侧的景观,恰到好处地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。

进入月亮门,右侧设有走廊,两级台阶。走廊是一个过渡空间,二重券门既承重又美观。上一级台阶便是门厅,传统建筑中称为“玄关”,是一个缓冲地带,起到视

## 华仔儿

本人生活上要求不高,唯独对理发有些讲究。华仔儿为人谦和,技艺精湛,是我理想的理发师。多年来,他对我的发型早已谙熟于胸,如同卖油翁所言“唯手熟尔”。但每一次他都认真对待,仔细修剪,没有半点马虎。正是这种专注的精神,加上技艺高超,他的回头客特别多。忙的时候,顾客宁愿多等一会儿,也指定要他理。有一年除夕,眼看店里就要关门过年了,我因在外出差一时赶不回来。为了能在过年前理好发,我在回嘉兴的火车上跟华仔儿联系,他一直等到晚上6点。

每年,华仔儿和同事们每人要完成20次爱心慈善义剪。每到三月,他们会上门到敬老院做义工,免费为老人们理发。每周一,年满60岁的老人从家里赶来,像走亲戚一样热热闹闹地聚在店里,谈笑风生间理好发,乘兴而来,满意而归,华仔儿和同事们分文不收。一位来自凤桥镇的沈爷爷,每年水蜜桃成熟时总要拎一大袋自家种的桃子到店里,点名要华仔儿收下。

华仔儿每年有两次外出研学的机会,除了精进手艺,还学形体礼仪、心理学,缺什么就补什么。常言道: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如今的华仔儿,早已在嘉兴买了房、买了车,娶了妻、生了子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## 父衣子衫

便拿过来穿上。起初,妻怪怨我道:“那么好的鞋子,让你穿了,儿子回来穿什么?”我就就让我穿几次,脚感好舒适。

儿子回来后,说他在大学有几双新运动鞋,家里那几双就让老爸穿吧。我如获至宝,名正言顺地穿了。

儿子长个的时候,衣服、裤子几个月都要换新的。看着还蛮新的衣服,搁置了可惜,妻便和我说:“赏给你穿吧,儿子衣服要买新的了。他穿的衣服款式新潮,你穿着时尚,显年轻。”

我穿着颜色鲜亮的外套去上班,同事瞧见了,笑着说:“今天你穿的外套好时尚,是不是你儿子的?”

我笑着说:“是啊,我儿子穿不下了,只好让他爸继续穿了。”

不仅是我,单位好些同事,也时常穿着超出了自身年龄段的运动鞋和外套,半新不旧,不用问,自然都是儿子穿剩的。

我有时候隐隐有种感觉,能穿上儿子穿过的衣服、鞋子也是种幸福,说明儿子已长大,比自己高大、健朗。父衣子衫,穿着留有儿子青春气息的衣服和运动鞋,衣袂相承,父子情深。穿旧的是衣衫,穿暖的是亲情时光。

翻出那件儿子穿旧的卫衣时,指尖先触到的是洗得发软的面料,领口处还留着他少年时不经意蹭上的浅印,袖口磨出的毛边,都是他走过的时光痕迹。我套上它,尺寸竟刚刚好,像是时光特意留的默契,他的青春轮廓,此刻裹在了我的身上。

从前总觉得父子之间的情分,是沉默的支撑,是你追着我长大,我望着你老去的

觉屏障的作用。对门的墙上开了一扇八角窗,既增加了采光,又增添了几分雅致。

进门左侧是起居室和卧室,右侧是会客厅和书房。起居室东墙设两扇窗,西墙仅设一扇窗,不对称的布局既保证了充足的光照,又避免了西窗过多导致的夏热冬冷问题。

八角门是中国园林中的典型元素,常用于园林的隔景院墙。它由圆形与方形组合演变而来,形制简洁,开口较大,便于通行,寓意吉祥。

会客室现辟为主展厅。三面开窗,光线充足。与书房间过渡有套间,格局方面颇为经典。这两个房间旧时铺有洋松长条地板,上铺有奶黄色地毯,上挂两把四叶木吊扇,中间设两只单人沙发,近北窗处为一玻璃柜,套间置一长沙发,简洁大气。过去,客人进入室内都无需换鞋。

书柜设计独特,兼作隔墙用,内外双面开,共32只单柜,外侧现被展板封堵。旧时,凡来客,先生习惯先打开书柜,让人浏览一番,再进入书房。

踏步板是湖滨小筑外观的点睛之笔。凡来客,先生总会陪同他们走上一圈,闲庭信步其间,别有一番风情。

先生一生走遍祖国山山水水,在湖滨小筑,前后居住不过半年时间,建水库时住茅草棚、工棚,据先生晚年回忆,他一生搬家就有44次。“卅年不饮鸳鸯水,并巷依稀入梦中。”眷念故土的他,去世前夕,还托人打听湖滨小筑近况。

上技艺高超,他的回头客特别多。忙的时候,顾客宁愿多等一会儿,也指定要他理。有一年除夕,眼看店里就要关门过年了,我因在外出差一时赶不回来。为了能在过年前理好发,我在回嘉兴的火车上跟华仔儿联系,他一直等到晚上6点。

每年,华仔儿和同事们每人要完成20次爱心慈善义剪。每到三月,他们会上门到敬老院做义工,免费为老人们理发。每周一,年满60岁的老人从家里赶来,像走亲戚一样热热闹闹地聚在店里,谈笑风生间理好发,乘兴而来,满意而归,华仔儿和同事们分文不收。一位来自凤桥镇的沈爷爷,每年水蜜桃成熟时总要拎一大袋自家种的桃子到店里,点名要华仔儿收下。

华仔儿每年有两次外出研学的机会,除了精进手艺,还学形体礼仪、心理学,缺什么就补什么。

常言道: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如今的华仔儿,早已在嘉兴买了房、买了车,娶了妻、生了子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背影,少了直白的温热。可这件旧衣穿在身,才懂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牵挂,都藏在一针一线里。儿子穿它时,是意气风发的少年,为学业奔忙,为未来憧憬;我穿它时,是渐知世事的中年,懂了责任,也懂了当年父亲的不易。衣料上的温度,是两代人的体温交融,那些你没来得及细说的年少心事,那些我未曾表达的孺慕之情,都在这一件旧衣里,悄悄有了回应。

一件外套,一双运动鞋,也不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,一双普通的鞋子,而是时光递过来的接力棒,是父子情最朴素的模样。一件旧衣,连着两代心,岁岁年年,温情不散。

周末,妻将我好些年不穿的衬衫、T恤衫、裤子、外套打包,带回乡下。

过了些日子,再回乡下,我看见父亲穿着我带回来的旧衬衫,还有裤子。

母亲说:“你拿回来的一大包旧衣,搁在角落里,你爸闲来无事,打开来,在井边全洗了,晾晒,折叠好,想自己穿。”

我说:“爸为啥还要穿这些旧衣呢?好些都二十几年了,太旧了,我不是给他买了衬衫和裤子吗?他怎么不穿呢?”

父亲说:“你带回来的这些衣服,蛮好的,不穿了可惜,爸在家里穿穿,也蛮好。往后你不想穿的衣服,全带回乡下来。”

父亲是做裁缝的,早些年,我穿剩下的衬衫、外套和裤子,父亲都拿过来,改短了一下,穿上了,一穿又好些年。

他时常说:“你不想穿了的衣服,就拿回乡下来,爸还是能穿的,不用老给爸买新衣服。”

原来,做父亲的,大抵都一样。